

堅持不懈 早出晚歸 拯救高原母親湖

在雲南有高原明珠之稱的500里滇池，活躍着這樣一支由婦女組成的「巾幗打撈隊」。她們每天一早下「海」，夜幕降臨才收工，日復一日地打撈滇池中的水草和污物，一幹已經23年。沒有人能夠準確統計，23年裡她們打撈了多少水草和污物；她們自己也不知道，自己的打撈對淨化滇池水體有多大作用。而讓她們年復一年，23年堅持不懈的動力，來自於一腔對母親湖深深的情感！近日，記者兩度與這支巾幗打撈隊近距離接觸，感受她們對母親湖的那一份深深的情。

■文/圖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樹勇

打撈隊儼然滇池上一道亮麗的風景。

巾幗打撈隊 還滇池清澈



喜愛唱歌的楊左英，被大家稱為「水上劉三姐」。

隊員互幫互敬 姐妹情深

「吃飯嘍，吃飯嘍。」臨近中午，李雲麗一聲「令」下，十幾條小船漸漸靠攏。放下手中的打撈工具和船槳，隊員們各自取出了自帶的午飯，一陣嬉笑聲中，互相取食對方帶來的菜，並分享醃菜製作的心得，好一幅姐妹和諧圖。

其實，在隊員打撈水草的過程中，一人划船一人打撈，累了就相互交換一下，配合很是默契。還不時可以看到兩船合力打撈水草的情景。「20多年了，姐妹們從來沒有紅過臉，更沒有吵過嘴。平時誰家中有事，大家也互相幫忙。誰家兒子結婚，就提前半小時收工，大家一起去吃喜酒。天氣熱時，雲麗還買來冰棍讓大家解暑，我們湊錢也不要。」楊水芝一說就有點收不住。

「水上劉三姐」唱歌解乏

站在船頭、手持網兜、彎腰打撈……這樣枯燥乏味而又吃力的動作，隊員們每天要重複幾百次，一天下來，又累又困又乏。講講笑話、唱唱歌，成了隊員們解乏的辦法。

「江邊竹子心連心，姐姐妹妹一條心，一心來把滇池撈，造福子孫真開心。」一陣歌聲從湖面上飄來。「『水上劉三姐』開唱了。」楊水芝一邊划槳一邊對記者說。

58歲的楊左英，是昆明小調和花燈小調的愛好者，被隊員們稱為「水上劉三姐」。「山歌人人會唱，只是她們沒我慫。」楊左英接話說。這裡的「慫」，想必是開朗、愛唱的意思。除了昆明地方小調，隊員們還自編了不少歌曲，利用昆明小調和花燈的旋律，重新填詞，直抒胸臆。楊左英剛才唱的就是其中一首。

「她是我三姐。」一旁小船上的楊翠蓮說。「還打算去買『小蜜蜂』來熱鬧熱鬧。」楊翠蓮所說的「小蜜蜂」，其實是帶有小型音響的播放器，有了「小蜜蜂」，想必氣氛會更熱鬧了。

打撈隊的辛勤付出，也得到了各方認可。



另外的4個組分散在3條入湖河道上，這裡有1個組。」如約划着小船到岸邊接記者的李雲麗，指着草海上十幾條正在打撈水草的小船說。李雲麗是滇池中巾幗打撈隊的隊長，從同是滇池岸邊的晉寧縣嫁到西山區新河村的她，因為出身漁民家庭，自小會使船，嫁過來不久就加入了打撈隊並當上了隊長。

留守婦女自發成立打撈隊

見記者來訪，水面上忙碌着的隊員們一邊打撈，一邊打開了話匣子：20多年前，她們是滇池裡的水上人家。打魚為生的新河村漁民，每年有7、8個月生活在滇池上。「那時候，我們喝的是滇池水，做飯也用滇池水。」資深打撈隊員張鳳英說，「滇池就像是我們的母親，不單給我們吃、給我們喝，還養育了我們一代又一代。」

曾幾何時，滇池流域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，高原明珠黯然失色。「水面上飄浮的水生植物、藍藻和垃圾厚厚一層，船划不動。」首批打撈隊員之一的楊水芝告訴記者。滇池污染最嚴重的1987年至1996年，草海和入滇池河道水面上長滿了水生物和漂浮物，瘋長的藍藻在水面積成厚達20多公分的飄浮物，滇池草海水面像浮着一層厚厚的綠油漆，氣味腥臭。打魚為生的新河村民斷了生活來源，只好放棄祖輩沿襲下來的打魚營生，青壯紛紛外出打工，另謀生路。留守婦女則自發成立了打撈隊，每天划着小船打撈水草。

最大心願 恢復當年水質

如今，打撈隊已擴大到90多人、40多條船，除打撈滇池草海區域11平方公里湖面的污物外，還擔負船房河、西壩河和大觀河3條入滇池河道的清理。「現有90多名隊員中，年齡從30多歲到60多歲的都有。先後在打撈隊工作過的隊員，已遠遠超過300人。」李雲麗介紹。

每天天微亮，打撈隊員就已開始了一天的工作。



午餐時間，隊員們互相取食醃菜，真樂融融。



隊員向記者展示用鋼筋焊接而成的5齒耙。



洗潔精包裝桶斜剖成兩瓣，便成了舀水的斗。



23年如一日 活躍500里滇池

1988年，西山區婦聯把這群打撈隊員組織了起來，因為隊員均為女性，便命名為「巾幗打撈隊」。最初，每人每天補助6元，後來經過多次調整，目前每人每天可領取40元的補助。「這點補助對於她們的付出來說，根本算不上什麼。連續23年做一件事，這種執着和奉獻，確實可嘉！」西山區婦聯主席鮑春華說。

四季無休 日曬雨淋

確實，這份職位並非「優差」。「最難打撈的是每年的6、7、8這3個月。」楊水芝告訴記者。打撈隊員們一年四季無假日，頭戴竹笠，手持網兜，每天要在水上工作8小時以上。遇到有風天，河面漂浮物增多，她們自己也不知道要「戰鬥」多久；到了夏季，正是藍藻大面積生長期，陣陣腥臭的氣味撲面而來，她們要忍受着刺鼻的氣味堅持，每天每條船要運出5、6船水草和污物；遇到雨天，只要雨

不是太大，她們就披上雨衣繼續打撈。遇到瓢潑大雨，也只是到岸邊找地方暫避一時，待雨小點又繼續打撈；長期在水上工作，頭暈頭痛是家常便飯，強烈的紫外線灼傷了皮膚，臉曬得黝黑，長時間划船，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老繭，很多隊員還落下了腰酸背痛的病根。記者接過網兜體驗一把，僅僅10多分鐘便感到雙臂酸痛。

23年間，她們辛勞在500里滇池上，沒有人能統計她們用壞了多少木船和網兜；也沒有人能算出她們撈起多少水草和漂浮物；她們自己也不知道，自己的打撈對於淨化滇池水體有多大作用。不過，她們每天打撈出的漂浮物一年比一年少，看着入滇池河道的水質也一年比一年清澈，就十分欣慰。

付出獲認可 更添動力

隊員們20多年的默默付出，使打撈隊逐漸為外人所知。今年，在首屆「七彩雲南保護行動環境保護

獎」評選活動中，經公眾投票和專家評選，打撈隊全體隊員當選雲南「十大環保傑出人物」。「其實，我已代表打撈隊領過多次獎了。」李雲麗靦腆中透着自豪。

雖然付出是無私的，但隊員們還是很珍惜這樣的認可。李雲麗透露，最近幾天，西山區領導就要來慰問打撈隊。「區領導和婦聯很關心我們。鮑主席會經常來看我們，配發了保溫飯盒和雨靴；夏天送來防曬霜、冬天送來凍瘡膏。」隊員們津津樂道。

隊員們看重的，也許還有來自家庭的支持。元老級隊員楊翠蓮的工作，20多年來一直得到全家人的支持。以前是婆婆在家負責打理家務，後來大兒子娶了媳婦，家務又交給了兒媳婦。少了繁雜家務的糾纏，楊翠蓮幹起活來更加專心；而在電機廠工作的老公，每天早上6點起床上班前，都要不停地催促楊翠蓮趕緊起床，不要耽誤了打撈。

首批隊員 媳婦「撈」成婆

凌晨5點半，楊水芝床頭的鬧鐘響了起來，黎明前的漆黑中顯得極為清脆的鈴聲，令楊水芝一骨碌從床上彈了起來。淘米、洗菜、做飯，將豬食煮進鍋中，然後將飯和菜分裝入兩個保溫飯盒裡，快速吃點早餐，再將豬食端進豬圈倒入食盆。做完這一切已近7點，便扛上靠在牆角的船槳和打撈工具，上船出「海」。23年來，楊水芝一直重複着這樣的程序。如果在以前，還要加上叫醒一雙兒女，為他們洗臉穿衣，伺候早餐的程序，鬧鐘就得調到凌晨4點響起。

48歲的楊水芝是打撈隊的第一批隊員之一。早年打撈滇池污物時與婆婆同用一條船，並帶着一雙兒女。「一般吃過帶上船的午飯後，兒子和女兒一人睡一頭，婆婆為他們各人撐開一把陽傘遮陽。」楊水芝說。每天收工回去，楊水芝會順便帶回一船水草，餵養自家魚塘裡的草魚，吃完晚飯伺候一對兒女睡下，楊水芝還要給他們漿洗衣褲。一轉眼已過去20多年，如今婆婆已經去世，一對兒女已成家立業，自己也「熬」成了婆婆，但從小媳婦開始就一直打撈滇池的楊水芝如今還照常奔波在滇池上，繼續着20多年來每天都重複的工作和生活方式。「只有把滇池打撈乾淨了，鍋裡有了，碗裡才會有。」楊水芝的道理很樸素。

說起上領獎的經歷，李雲麗靦腆中透着自豪。

